

竹雲題跋卷二

金壇王 澍虛舟著

茗上錢人龍壽泉訂

王右軍十七帖

唐摹硬黃十七帖前明神廟時藏臨邑邢太僕子愿家子愿手自鈎摹刻石來禽館爲天下十七帖第一比之世俗流傳本少一十五行蓋脫失也此宋搨全本爲錫山秦氏所摹不唯與世俗流傳本天地懸隔并與唐摹亦微不同如吳之爲芝養之爲老不之爲小樓之爲樓

筆法全異余見十七帖不下百數來禽館刻本外唯此
爲最爰取耻菴王孫所贈白宋牋精摹一本流示子孫
十七帖多言蜀中事自昔相傳爲與蜀郡太守書董思
白云淳化第八卷有周益州送此邛竹杖帖十七帖中
亦有去夏足下所致邛竹杖皆至帖則知此蓋與周益
州者益州名撫字道和穆帝永和三年桓溫攻成都李
勢降以撫爲益州刺史益州平封建成公在官十年卒
則知此廿許帖多與益州書雖未必盡然要之與益州
者居半也又世傳右軍帖多弔信語此卷唯有老婦疾

篤等一二帖餘皆無之昭陵當時收右軍帖最多每以丈有二尺爲卷因類其談蜀事者爲一卷而以他帖詞語蘊藉者足成之遂爲右軍烜赫有名之書以卷首有十七字故名十七帖非數止十七也

淳化帖右軍凡三卷僞作十居三四元章辨別淄澠較若鳬雁固緣識力之精然孔子七十從心不踰陽貨雖貌似然苟非匡人未有一望立辨者右軍雖鳬翥鸞翔實則左規右矩唐文皇所謂烟霏霧結狀欲斷而還連鳳翥龍蟠跡似奇而反正者於十七帖便可見之來

者但以此爲之準繩稱量淳化卽真僞可一見而決何
事一波一磔研同索異始標定力乎

草書如何守正圓中規方中矩如何盡變無員而不矩
無方而不規如何用力從規矩入從規矩出如何盡變
一步不離步步縱舍至於能縱舍斯謂從心不踰右軍
化不可爲其底蘊不過些子顛素只此些子差所以永
墮異趣

王右軍王略帖

東觀餘論云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溫破姚襄于伊

水遂入洛時將以謝尚鎮之屬病不行此帖所敘桓公
摧敗羌賊及喜仁祖小差正當時事也時逸少去曾稽
內史已歲餘方遯跡山水間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此
書乃歎宣武之威略悲舊都之始平憂國悲時志猶不
息蓋素心如此惜其一憤遠去使才猷弗光于世獨區
區遺翰見寶後人覽之深爲興歎長睿此跋深得右軍
之心無復加矣

董氏戲鴻所刻右軍書多據曹之格寶晉帖入石此帖
亦本曹氏而米老標題既有異同帖後楊少師等題識

又俱脫去今年秋余到維揚從涂氏借得寶晉本細意
臨摹收之積書巖帖中以補戲鴻之闕

此右軍真蹟米老據船欲墮乞得于韓持國者也既自
爲之贊又請諸同志者交爲之贊一贊不已且再三贊
之又特自書其後其珍重愛玩之意纏綿切至可見矣
世俗刻本但存米贊劉涇黃誥等贊皆無之不知後五
贊亦米老書也康熙乙丑館於毘陵從市上得宋楊全
本驚喜之至不殊米老得右軍真蹟時常爲友朋臨之
忽已二十年計所臨者不可勝數未知與此優劣何如

也

唐僧懷仁集王右軍書聖教序

右良常王氏秘玩聖教序有明內府故物天下行書第一
二吾家法書第一嘉靖間初歸顧汝和中舍有文五峰
兩跋繼歸王酉室吏部有文待詔唐解元等跋明季爲
孟津王覺斯所收後歸卞令之少司寇司寇歿家業中
落遂爲吾友夏光祿金輅所得康熙後壬寅秋八月光
祿病持以質藥遂以白金百二十銖易之碑凡一千九
百有三字剝蝕者七微損者六搨時模糊及標工剪損

余以金筆補之者又七凡二十字餘皆完好無闕贊曰
右軍爲書凌今轍古聖教一出劇跡咸聚仰配蘭亭有
目共覩維此宋本聖教之冠幽光油然生香不斷數千
百年神明呵護以及于余罔有塵污亦願寸靈默持此
帖授受得所永絕灰劫卽如僕身享此帖焉千萬斯年
宣和書譜載懷仁書二聖教居首題語云聖教序有二
本一褚遂良書一則僧懷仁集羲之諸行字所成也二
本皆爲後學宗楷學羲之書者必自懷仁始黃長睿東
觀餘論云書苑言唐文皇製聖教序時都城諸釋諤宏

福寺懷仁集右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右軍劇跡咸萃
其中今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書苑
之說信然然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
無高韻因是目其書爲院體由唐吳通微昆弟已有斯
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學弗能至者自俗耳碑中
字未嘗俗也二書之推重如此自唐以來士林甚重此
碑匪直興福寺隆闡法師等碑爲顯效其體卽李北海
張司直蘇武功亦皆從此奪胎自有院體之目於是光
焰遂殺以故宋元以來黃米諸巨手皆弗道及獨宣和

書譜黃長睿始爲吐氣耳至有明宏正間士大夫始復
重此碑購求一本往往傾囊倒篋以爲難得雖已斷者
購之猶數十金蓋至於今又二百餘年而聖教石刻遂
至斷闕剝蝕幾於無字可尋矣此本榻法精良古香滿
紙字畫芒鍛纖毫畢具自余在京時十餘年所見宋榻
聖教凡百十本未有及此者信聖教中絕品也按劉軻
大遍覺法師碑元奘俗姓陳氏河南緱氏人年十三出
家於洛陽季依高祖於晉陽貞觀三年往遊西域得大
乘等經六百五十七部十九年還京師勅就宏福寺翻

譯二十年進所翻經表請題序成於慶福殿令宏文館
學士上官儀對羣僚讀之二十二年夏高宗又御製述
聖記十二月始自內出高宗咸亨三年建碑自貞觀廿
二年至咸亨三年凡歷二十五年搜羅移榻不知費幾
許工夫幾許心力乃得完正其前唯定武蘭亭文皇所
刻自大內者淵渾蕭穆風力少勝其他一切右軍石刻
無與匹者蓋當時右軍墨蹟盡歸內府收藏旣富摹榻
復工冠冕藝林模楷百代有以也

懷仁集聖教以蘭亭爲主而輔以官奴其餘增損裁成

悉以爲準故一一中規中矩爲千古行書之宗董宗伯
據舍利塔碑款有習右軍書之語以爲集之爲習正合
定爲懷仁自運竊謂懷仁若果能作如此書便當遠出
歐褚諸公上不應寂寂無聞乃觀戲鴻所刻懷仁書兩
種筆弱韻微比于聖教譬若珉珎之於美玉不可同年
而語矣又况碑中字有相同者有合成者有拆開者非
出鈎摹必不能纖微惟肖如此評者遂謂焉得如許劇
跡咸萃其中不知右軍之在唐初猶文董之於今日雖
集十聖教亦無不足若以今日觀右軍論故宜爾矣

聖教序不知斷自何時僕在京師嘗于閩中許氏借觀趙文敏臨本凡斷處字皆闕則知自元以前蓋已斷矣斷者不足言其未斷者的爲宋搨無疑也余見未斷本以百數唯高平楊氏靜海高氏北平胡氏吳門繆氏所藏鉅鍛宛然足爲聖教甲觀然比之此本則如珉珎之於美玉矣右軍書登無上神品聖教序爲右軍書中無上神品此搨又聖教中無上神品余家藏古搨三十餘種以此爲長行則隨行倦則作枕從我所好玩而老焉平生志願足矣

款稱奉勅潤色乃潤色經文非潤色其字也當時既勅
元奘就宏福寺翻譯遂下詔令太子太傅尙書左僕射
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尙書許敬宗黃門侍
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甫杜正倫看閱隨事潤色蓋
恐譯經時文義或有未安故特勅于志寧等潤色之唐
代事佛最謹佛典特爲矜重故宰相必帶譯經潤色使
銜至宋初猶因之未改盲人不解此義遂謂右軍書法
一壞於懷仁之鈎摹二壞于于志寧等之潤色豈不可
笑

集右軍書爲碑者自唐以來不可一二數若吳文斷碑
絳州夫子廟碑周孝侯碑皆絕有名於時唯吳文碑風
力遒雋爲不失右軍手意餘者皆不足觀然吳碑雖摹
搨至精而嚴謹有餘風度不足比於聖教則氣象之大
小相懸千里矣當時去右軍未遠真蹟摶萃極于天府
又得懷仁妙手積二十餘年之工宜其直入神解足稱
右軍嫡嗣下此相去滋遠但從石本摹取輾轉移榻愈
遠而愈失真矣

郭允伯稱聖教謂較定武蘭亭相去千里不免推許太

過定武瘦不贅骨肥不贅肉和明肅括無美不臻爲右
軍石刻第一聖教風神朗暢過於定武然所以不及定
武者正在此矣此中消息未可明言非心解人未易窺
此秘者至于南宋蘭亭諸刻以及淳化大觀方之聖教
譬猶高曾之視子孫尊卑濶絕不敢仰視矣

定武蘭亭因山谷老人一語遂自宋至今珍逾拱璧聖
教以有院體之目終宋之世無齒及者然定武名重當
時至萬方璣蠟千手覆刻了乏形似當南宋時石已毀
廢不可究詰聖教序至今歸然猶在關中天假院體一